

TANG REN JIE



唐人街

〔美〕約翰·羅賓遜 著
李 躍 譯

陝西人民出版社

街

1712.45
L937.



SBK21/04

唐人街

[美] 约翰·罗宾逊 著

李 跃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10004606

9206277

(陕)新登字 001 号

唐人街

[美] 约翰·罗宾逊著

李跃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375 印张 2 插页 340 千字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4-02043-5/I·484

定价：8.95 元

内 容 简 介

《唐人街》是美国作家约翰·罗宾逊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主人公辛梦苏和巩明丽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和坎坷曲折的生活遭遇，描述一家四代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悲欢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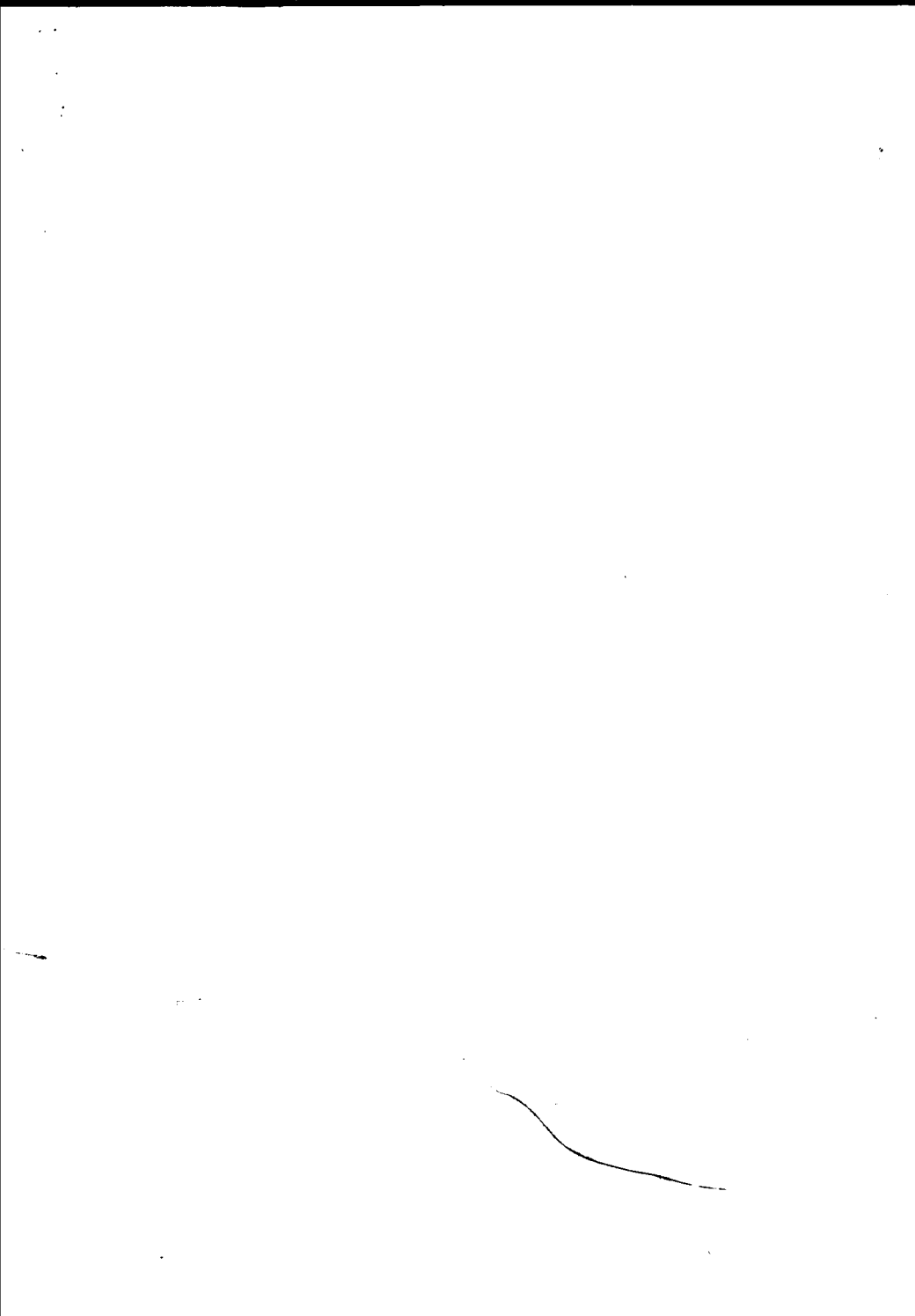
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男女主人公来到远隔重洋的美国。不料，残酷的现实将他们变成打手和妓女。洋人的歧视和侮辱，同胞的争斗和残杀……死里逃生，劫难此起彼伏，夜以继日，嫖客前呼后拥。妻子的头生子，竟是丈夫的同父兄弟……

朴素的语言，传奇的故事，再现了本世纪初至六七十年代海外华人艰难悲壮的奋斗历史。

第一部 入 堂

雄鸡头、雄鸡头，
雄鸡头断鲜血流。
赤胆忠心留芳名，
变节投敌万年臭。

——聚胜堂誓言



第 一 章

几个星期以来，梦苏第一次可以看见陆地了。雾霭朦胧之处，紫色的山丘蜿蜒起伏，犹如一条长梦初醒的巨龙在缓缓波动。梦苏的心情为之一振。

他摇摇头，眨眨眼。山丘当然是不会动的啦。那不过是轮船在波浪里摇晃罢了。

“梦苏啊，你空想得太多啦。我要你当一个学者，不是一个空想家。你整天空想些什么呀？”他想起了母亲的话。

他母亲是一年前去世的。那是1910年3月……死于什么呢？他不很清楚。大概是痲病或者心脏病什么的。

现在可没有一点时间空想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至关重要是保持头脑冷静，如果能通过盘查，那就有把握进入这个黄金之国。他必须再次温习他所记住的所有情况；连每个细节都不能疏忽。忘记有关那个人——他将自称是那个人的儿子——的任何生活情况，都将意味着被遣送回国。

只有商人的亲生子女才允许移居到美国，可是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毁坏了所有的档案，这样以来，商人们就可以把别人的孩子说成是自己的儿女，然后出卖名额。梦苏的父亲辛作吾就是给梦苏买了这样一个名额，于是梦苏就成了一个“冒名

仔”。在那张纸卡上，他的名字是孔炳文。

有人警告他说：当局会反复不停地盘问他的姓名，为的是看他是否在说谎；同时他还必须警惕自己的同胞。他们中间会有人告密，所以必须让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就是孔炳文。

想到对谁都不能讲出自己的真名，梦苏感到烦躁而茫然。他想，我是辛作吾的亲儿子，可是我不得不忘掉这点。要全神贯注，全神贯注！他们会想方设法找我的破绽！

一字一句地记住应答材料吧：

“商人的名字叫孔柏源。在美国，他是个卖草药的药商，他的商店在斯道克顿大街，离华盛顿大街不远。这个商店他已经经营了十年。在那之前，他是个洗衣工。1869年他来到美国，为克劳克工作，修筑大铁路的西段。他曾是克劳克的‘宠儿’之一，他们就这么叫中国筑路工人。在一次事故中他失去了左手的食指。那是在海尔岭的悬崖上放炸药时炸伤的。不过他还算幸运。在修筑大铁路穿越满是花岗岩的海尔岭的那几个寒冬，死去的中国人何止成千上万。记住这些事实吧，梦苏，让它们铭刻在你的脑海吧。”

真怪，梦苏心想，我对这个人的了解，比对我的生身父亲的了解还多。

这个年轻人对辛作吾几乎一无所知。他只回过村里两次，那时梦苏还太小，难以记清他的模样。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父亲不是一个商人，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儿子合法地带过来，于是才采取了这种“冒名仔”的办法。父亲曾送给他一大包有关商人孔柏源的材料。梦苏不得不阅读它，记住它，并且能对答如流，以便瞒过移民当局。

他开始重新温习。从商人的家乡上罗村开始，这一部分很容易。他曾经去过那个村子。它和自己的村子文坛湖没什么两样。他的心飞向自己的村子。想起无处不在的尘土：大门、神像、大陶罐、草篮、被褥，一切都落满了尘土，也没法不吸入尘土。有一年旱灾，人们填不饱肚皮，只有那些有国外亲属接济的人才活了下来。

他想到自己的母亲。生活对她太残酷了。她的婆婆，自己父亲的妈妈，随心所欲地摆布她。面对祖母没完没了的唠叨，母亲早已习惯了逆来顺受。

患关节炎的跛子祖母，什么事也不能做，只是成天坐在厨房的凳子上，等待母亲从田里归来。

“你不就是生了个男娃嘛，还有什么能耐啊”，老太婆总是轻蔑地挖苦。

“我有点累了，”母亲回答。“我们以后再说吧。”有点累了。一天，她在祖母骂了几句“懒骨头”之后躺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确实有点累了。

怎么能胡思乱想呢？自己必须回到应答材料上来。他在心里勾勒出一幅那个商人在移民到美国以前所住房子的图画。商人家的左邻是卢福平，他的妻子是卢爱伟。她缠的是小脚。街道那边，他家对门，是罗守官。他的媳妇不是小脚。知道那个媳妇是小脚，那个不是，当然很重要，而且一定要知道村子的祠堂，水井和田地在什么地方。

要知道的太多啦。他怎么才能记住所有这些呢？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遍又一遍，他忘掉什么了吗？他相信是忘了什么。他推测，每次在心里把这些过一遍，准会漏掉一些细节。他多么希望现在那些材料就在他面前，可他早在夏威夷

岛就把它扔进大海去了。假如任何一个船员或同胞里的告密者发现了那些材料的话，梦苏就免不了被告到当局，然后他会立即被拉出来，遣送回国。他会被下一艘由金山——圣弗朗西斯科发出的轮船送回中国。他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可怕的结局了。实现不了自己的打算，那是最糟糕不过的了。那他整个生命就算是白活了。他会丢尽面子，被人瞧不起。回到村子，亲人们会看见他脸上写着两个大字：失败。

也许跳海自杀还好些。那样会挽回他仅有的一点尊严。对，如果移民当局决定不接收他的话，那就必须这样做。好吧，就这样定啦。不接收，就意味着自杀，就等于判了自己死刑。

深沉的汽笛声打断了他的思索。轮船正向陆地发出到达讯号，他还隐隐听见另一声汽笛在回应。大片陆地渐渐分裂开来，就像巨龙斜着张开了嘴。当轮船越来越靠近的时候，陆地的裂缝也越来越宽了。现在他可以看见旧金山了。平静的水面点缀着无数绿色的岛屿，第一束阳光正穿过晨靄倾洒下来。

当轮船滑进海湾的时候，他的同胞开始兴奋地交谈起来，并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我们就要到金山啦，”其中一个说。

“对，金山。不知那些山上还有金子没有？”另一个问。

“也许没有金子啦，不过你仍能赚好多钱。我的三个伯父都很富。他们在唐人街开了一个饭馆，”又一个说。

“你出身不必高贵，就是土匪也没关系。你可以自己赚钱。用你的双手。用你的头脑。全凭碰运气哩，”另一个说。

旅客们情绪高昂。这是一次折磨人的航行，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旧金山湾。

不过他们中有人却弹了一曲悲观的调子。他是个又瘦又小的男人，双眼红红的、粘粘的，“别这么得意洋洋，谁知是否一定会踏上陆地哩。最好还是把你们的证件准备好。移民当局会知道的，他们会知道你们是不是冒名顶替！”

他的警告在这群旅客中引起一阵令人窒息的缄默。

“莫害怕！”有个相信好运的人说。“我们会交好运的！这是我们的吉日。白鬼子会在我们经过检查站时对我们挥手，我们不久就会走在那有名的唐人街上，只要你勤奋，强健、聪明，你就会轻而易举地发财致富喽。”

周围发出一片附和之声。

“我们有这么多人，他们怎么会把每个人都拉住，啰啰嗦嗦地盘问呢？”他问。

梦苏心想，假如是这样，那他绞尽脑汁拚命记住那些情况的功夫就算是白费了。他倒不如筹划筹划，想想自己的将来。

“不会的，他们不可能盘问我们所有的人。这对他们可是苦差事啊。这要花他们几个月、几年的时间哩。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当官的愿意受这分罪。”

轮船的引擎突然变哑了。船员们抛下锚。轮船静静地站在海湾的中间。陆地就在眼前，像故意撩拨人似的。出现了一阵不祥的平静。

焦虑不安的嗡嗡声问着同一个问题：

“怎么啦？”

“为什么停船呀？”

“我们等什么呢？”

“船出了毛病吗？”

“谁去问问白鬼子吧。有人会说他们的话吗？”

可是没有一个人能从白洋鬼子那里得到解释，就连那一两个可以结结巴巴说几句那种粗俗而野蛮语言的中国人，也没能问出什么来。

乘客耐心地站在船上。这些同胞们，大多是男人，女人很少，闷闷不乐地坐在他们草草包起的行李上。每个人只能等着瞧会发生什么事情。

令人难过的下午捱过去了。傍晚来临。灰心丧气的旅客们又被赶回拥挤而肮脏的船舱。

他们曾发誓再不看到这些住处哩。

空间是这样狭小，一个人想躺平就不能不压住别人的身体。你不得不侧身躺下。一层离一层如此接近，人都不能坐起。在航行的夜里，梦苏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打鼾声、哭泣声和呕吐声，这些声音使他彻夜难眠。特别是今晚，船上每个人的骚动和焦虑似乎加剧了紧张的气氛，加重了船舱的黑暗和沉闷。

他听到一个洋人粗鲁的吼声。那人正说什么呢？大家都看着那个“翻译”。

“上船啦，他叫我们到船上去。”

旅客们恭顺地爬出他们的铺位，向甲板走去。已是黎明时分，旅客们又一次聚集到甲板上，胸前抱着自己的包袱。别的船从他们眼前驶过。那些船上的白人一边向他们挥动拳头，一边喊着什么。他们喊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好像很气愤？为什么向我们愤怒地挥舞拳头？梦苏心里好纳闷。假如不见这些愤怒的魔鬼，那倒更好。

他父亲曾在信中提到过那些在唐人街周围袭击中国人的强盗。在华人区界限以外走动的任何中国人都会成为他们攻击的

对象。这些同胞回来后总是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几个月之后才能痊愈。唐人街东西以克尼大街和斯道克顿大街为界，南北以加里福尼亚大街和百老汇大街为界，横竖共十个街区。由于这些强盗时刻对中国人虎视眈眈，所以唐人街实际上变成了一所监狱。

一条和梦苏乘坐的船一模一样的轮船靠了过来。两个格外肥胖的男人，穿着绿色制服，腆着大肚子，走过一条木板，上了这条船。他们带着闪亮的大棒，棒的一头用皮带系在手腕上。他们是白人，可是走近看去却是红脸汉，脸上布满一丝丝断断续续的紫色血管。他们长着鳞茎状的结实的下颌。

这两个人用手势命令人群，大喊着要他们排成一队，并带上自己的包袱。

然后第三个官员上了船。他长得像个巨人。他也穿着绿制服，只是一边胸口挂着许多奖章。大簇的红络腮胡子托着他那张象牙色的脸。两个表情木然的助手抬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两个图章和一个印台。

高个子开始处理这些移民。每个人都要出示自己的证件。如果这个官员在证件上盖了章，那两个红脸汉就用木棒朝通向另一条轮船的木板指一下，这人便匆匆忙忙跑上船。如果他稍微慢一点，两个胖子中那个较高大的就会用木棒戳戳他，好像这可怜的家伙是一头牛似的。那些证件没盖章的人，又被赶回甲板下面那恶臭难闻的空间去了。

最好是不要反抗，假如你反抗的话，那个胖官员就会毫无顾忌地用木棒将你痛打一顿。

显然，另外那条船是要带着通过检查的新来者去靠岸，盖过印章的证件意味着它的主人立即被接收。没盖印章的证件意

味着有些问题，或者不能通过。

留下的这条船肯定不是开往旧金山，而是别的什么地方。也许它要开回中国。有几个同胞试图冲过桌子、印章和闪亮的棍棒。他们受到的是棒打和脚踢，证件也被抢走了。他们被押回原来的铺位。

千万别让他们把我送回船舱，梦苏想。许多旅客因晕船而呕吐，那恶臭依旧从舱底上散发出来。就算你在颠簸摇晃的船上没有得病，那些秽物的气味也会使你招架不住。船员们所做的只是扫扫地板，并给上面撒些木屑。当吐出来的东西和那些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松木屑搅在一起时，那恶臭就更不堪忍受了。

假如他要被遣返的话，得等多久呢？再等一天？一周？一月？现在轮到他了。他鼓足勇气，把证件送给检查官，检查官看着证件，撅着嘴，令人难受地看了好长时间。梦苏硬挺着。他的心怦怦直跳。检查官盯了他一会儿，然后哼了一声，耸耸肩。

检查官用下巴朝甲板下的那个洞口指了一下。紧跟着这个动作的，是那个胖移民官猛地一推。这一推来得出乎意料。梦苏毫无准备。他的头向后猛转了一下，脖子一阵巨痛。他失去了平衡，一下子跪倒在甲板上。

“get up!”移民官吼叫着。

有人翻译说：“起来，起来，叫你起来。走，走，他叫你走。”

梦苏站起身，走向那个通向地狱的铁梯。他挣扎着爬进他的老铺位，用手揉着发疼的脖子。可是他不得不再爬起来，去取回他的行李，这行李被扔在他身后了。他把行李带回自己的

铺位，想休息一下。

他后面又有许多人被拒绝了。黑暗之中，他们一边走下梯子，一边大声叫骂。他意识到返回中国意味着什么。失败。别人的蔑视。不，他要投身大海以挽回尊严。

他一边想着死，一边不知不觉睡着了，睡得很熟，很死。当他醒来时，官员们正用野蛮人的语言喊着什么。人人都看着张立余，因为他比谁都更熟悉这种语言，虽然一半是靠猜测。

“洋鬼子官又叫我们动身啦，”他说。也许他们改变了主意，让我们上岸呢，梦苏心想。

他们步履艰难地爬上梯子，排成另一条长队。出了船舱，他们才知道已经到了一个岛。这是这个大海湾的群岛之一。梦苏记得，当这条船第一次转向内陆时，他曾见过这个岛。码头上有一条长栈桥，微微上斜通向一座两层木楼。这座木楼掩映在山边那挺拔秀丽的松树之中。

更多穿绿制服的人正等着移民们上岸。一些人拿着长柄棍棒。另一些人拿着夹纸板。另外两个在胸前紧握着来福枪，好像时刻准备射击似的。乘客们还没离船，船员们就已经忙着打扫了。

这时栈桥终于放下了，客人们第一次踏上这陌生的土地。乘客们再一次提出许多问题。

“这座木楼是干什么的呀？”一个问。

“他们要在那里进行审问吗？”另一个问。

可是那个悲观者说：“我们到这里是等另一条船来把我们送回中国哩。”

“他说的对，”有一个人忧伤地说。“我们已被永远从申

请人名单上划掉了。那些家伙正准备在下一趟回国的轮船上为我们订铺哩。”

“我可受不了！谁也别想把我送回中国！我要去旧金山，谁也别想拦住我，”一个青年说，他愤怒得浑身哆嗦。

一个更有圣贤风度的长者说：“那绿制服就是权力啊。要不就听从权力支配，要不就接受棍棒痛打。认命吧，这是最好的办法喽。将来一切都会变好的。发财是有希望的。对，发财。不过，好事多磨啊，受苦越多，发财也越多。人必须耐心等待才是。”

“你听上去像个道学家，”年轻的叛逆者说。“我可不相信道家哲学。我信仰的是孙逸仙的哲学，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没有行动，一切都不能实现。”

长者摇摇头：“依照老子的哲学，无为才是有为。老子的信徒每天都应减少锋芒，这样就会达到无为，超越无为，于是万事皆成也。孙逸仙不懂这个，所以其革命注定要失败。”

“你，”叛逆者说，“你眼睁睁看着农民活活饿死，而富人们对自己扔出的食物哈哈大笑，你能视而不见吗？”

“人不能要求改变环境，”长者平静地说“境遇不佳，亦须随遇而安。无为方能交好运。此乃天道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法则。”

青年厌恶地举起双拳。

贤者继续说，“这些野蛮人也许不知天道永不改变，可也得受它的约束。他们可以暂时有权，不过他们对我们的强迫行为必将使自己走向毁灭。正如先哲所言：‘劲风难吹一晌，猛雨难下一日’。正所谓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也。”

年轻的叛逆者困惑不解地看着哲学家，可是梦苏完全理解

这位长者的话。

假如我沿着母亲指给的路走下去，梦苏想，我就会成为一个学者。四书五经读了这么多年，全是白费。我觉得我将来不是做学问的。还觉得我通向金山的路应是父亲那条路，因为世人都走这条路。只有通过这条路，才能通向成功。在家乡，只有那些有金山亲属的人才没饿死。不过四书五经还是教了些如何为人处世的道理。我要时刻牢记先哲的遗训，战胜一切将要降临到我头上的灾难。

梦苏边这样想着，边和别人一起排成一行纵队，在栈桥上迈着疾速的小步，走向岛上的白色木楼。一条金属栅栏从海岸伸向小山，绕着小山从另一边延伸下来，这样整个小山就被封闭起来了。梦苏脑中突然闪现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念头：我们要去的是一座监狱！是的，我们正走向监狱。

码头上有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正对着麦克风讲话。他叫乘客们把行李放在码头那儿，然后走向木房子。梦苏不愿意把他的东西留在这些洋人手里。也许他们会翻腾每个人的行李，拿走一切值钱之物。梦苏带着母亲给他的玉石珠宝，他不想和它们分开。

和辛梦苏一同上岸的大约有100人，把男人和女人分开以后，男人立即被送到一个医务室进行检查。医生们让他们撒尿，拉屎，取样本。后来他才发现这是检查有无钩虫之类的病。发现有病，就会成为遣返的理由。梦苏对此很担心。他想，就算我心里把应答内容记得清清楚楚，可是体内的疾病也许会出卖自己。

检查之后，一个白人向导和一个译员领他们来到分隔开来